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九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九十三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k2975
(29)



双紅堂
小説
54(20)

紅樓夢卷九十三

本館書

第九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
 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甚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會問
 過並沒有甚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
 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爵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
 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
 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
 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

淚的事必得早些去買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
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買政道
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買政也不往下問竟
與買赦各自說了一回話見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
買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
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
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
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
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
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

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
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
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
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
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
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
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
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間吃糧不管事因吩咐
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房裡睡下不題且
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

衙門裡有事理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
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
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裡聽
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
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
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
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
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
個賞班的拿着二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
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

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
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
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
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
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
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
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
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
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幾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
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儂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

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尙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也只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回果然蔣玉

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响曉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藥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没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

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不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

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倒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氈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一個揖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是那裡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

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
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
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迨仰禮惟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
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房凋零
家人星散所有奴才包勇向會使用雖無奇技人尙慤
實儻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
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
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



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
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干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
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
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
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在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
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甚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
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
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已家裡一樣的所以
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
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續傳系樓
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
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
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
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
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
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
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
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
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
幾乎的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

到一處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
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
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
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
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們妹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
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甚
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幫着老
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
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
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

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甚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寫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

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
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文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我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

的是甚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洩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幾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

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閑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爲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搗拳能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

混喝的不像且先啣幾鍾愛敬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
的回來晚上儘了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
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
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
怕甚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
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
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
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
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色不早
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

大走騾押着趕進城不提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
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
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
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
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
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
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
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儻或
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
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同到自己房

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卽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记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味的是甚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甚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

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甚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

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甚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

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賈璉道我知道甚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歡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瞧瞧去罷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擲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甚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輪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

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
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
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
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偕們的事多着呢
到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可以
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
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
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
入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
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見到宅裡的時候他

們正在裡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
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
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只罷說是芹
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
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
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娶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
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
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
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
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

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
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籍勢放縱無
異故以縣役搶車爲賈芹鬧事作陪襯

寶玉忖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爲辜負豈知嫁
玉函者卽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側筆映
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
筆映照法

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

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
書爲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
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
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沁香鶴仙已被賈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
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文亦省
却無數累筆

水月菴平兒誤說饅頭菴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
平兒口誤却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
六七回爲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
魔中間夾敘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爲一段
敘在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爲一
段寫寶黛癡情九十九十一回爲一段敘夏金桂之
淫蕩邢岫煙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二三回爲
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敘母珠聚散甄
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卷終

紅樓夢卷九十四

第九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
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
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
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
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了頭雖
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
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